

鮮血凝成的朝中友誼

1043

1

BB738/20
10

B



1958

N



鮮血凝成的朝中友誼

(朝中友好美談集)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58

鮮血凝成的朝中友誼

(朝中友 好美談集)

編輯者 外國文出版社

出版者 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 勞動新聞出版印刷所

地址 朝鮮平壤市

1958年 10月 20日

前 記

今天，朝鮮人民正在依依難捨地送別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們。他們在抗擊朝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美國侵略者的正義鬥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當此歡送兄弟般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們的時候，我國人民，對於在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魁首的十六個國家武裝侵略者的祖國解放戰爭最艱難的時候，高舉抗美援朝的旗幟以鮮血援助了我國的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不能不懷着無限的感激和友誼之情。

以偉大中國人民兒女組成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歷時將近三年的激烈戰爭中，同朝鮮人民同生死 共患難，並肩作戰，給予瘋狂掙扎的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取得了光榮的勝利。

兄弟般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們，在敵人的野蠻轟炸中，不顧自己的生命，投身於烈火中 搶救朝鮮的老弱婦孺。他們全心全意地愛護朝鮮的一山 一水、一木 一草，無遺地表現了國際主義戰士的崇高品質。

剛一停戰，當朝鮮人民一致奮起進行恢復建設的時候，仁義的國際主義戰士們顧不得休息，馬上趕到建設工地，他們又在我們多處的建設工地上用崇高的汗珠幫助了我們。

今天，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我國的每一個高地、鄉村、城市，連每棵樹和每根草，也都在為兄弟般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們的豐功偉績而謳歌。

朝鮮人民為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和共和國北半部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朝鮮勞動黨的正確領導下，在城市和農村，不論在工廠和工地，或在科學藝術部門，都在創造著奇蹟，他們正跨上千里馬，奔向充滿幸福的未來。

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中所凝聚的朝中兩國人民的友誼，將永世長存；兩國人民之間的團結，將在奔向社會主義勝利的一條線上更加鞏固和發展。本社懷着這樣熱烈的願望，從我國廣為傳頌的朝中友誼故事中選編了這本小冊子，以饗親愛的中國讀者。

（編輯部）

1958年10月5日

目 次

- 志願軍和長津農民 尹昌宇 (1)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宋情 (17)
戰鬪中結成的友誼 尹昌宇 (26)
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 趙林 (36)
友誼的種子 金在奎 (45)
傳頌萬代的故事 車日 (53)
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 洪春根 (59)
國際主義烈士朴在根 夫耕 (67)
志願軍和方元根 金文燮 (77)
志願軍的媽媽劉梅 鄭宇山 (85)
志願軍媽媽咸在福 李正河 (91)
鮮血凝成的朝中友誼 趙重坤 (97)
見龍水庫的修復 吳龍天 (106)
艾山江堤壩 鄭澤 (116)
友誼橋 車日 (121)
送別 吳興弼 (129)

志願軍和長津農民

尹 昌 宇

從咸興出發向西北山區走一百多朝里路，就有一帶高山峻嶺，擋在行人的前面。

這帶高山峻嶺，最高的山拔海一千五百公尺，連火車爬上去都很費力，要用捲揚機拖一拖。這裡就是人們所說的黃草嶺。黃草嶺，朝鮮人民都很熟悉這個名字，它是向北方伸展着的蓋馬高原的一角——長津地區。

在這個地區，人們會看到中國人民志願軍戰鬪英雄楊根思（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的追慕塔，和其他許多標誌着朝中兩國人民戰鬪友誼的紀念塔和國際主義烈士陵園。

×

1950年11月初，從黃草嶺東南方傳來了不熟悉的砲聲。由東海岸撤下來的人們，連日絡繹不絕地越過黃草嶺，向北方走着。揹着孩子，頂着行李的婦女們，拉着老人的手，小心翼翼地走路的盲人，這些離開故鄉北上的人們，每個臉上都流露着悲壯的決心。過了幾天，過路的人

稀少了，兇惡的敵人就越過黃草嶺，開始侵入了長津地區。

這時，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個班長張永德和戰士許麟，打扮成農民出現在這裡。他們埋伏在公路邊草叢里，監視着侵略者的一舉一動。敵人的砲車和戰車的行列魚貫而來。他們侵犯人家的地方，也許是膽怯了，就用輕機槍和卡賓槍，到處盲目掃射一番。

兩個偵察兵咬着牙忍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監視着由咸興通到長津江的公路。

過了幾天，他們偵察好了敵人的兵力部署和人民的動態，也了解了敵人戰車部隊的作戰意圖。現在，只剩下了對敵人飛機場的偵察。

×

敵人的飛機場修在河對岸。兩個偵察兵早知道，敵人飛機場已在這幾天修成，敵機開始在那裡起飛了。敵人注這附近的戒備是嚴的。

張永德和許麟趁着深夜過了通往市內的橋，順着左邊土坡匍匐前進。過了一會兒，他們把身子轉向土坡正要站起來，就突然聽到了很近的脚步聲，接着在土坡上看見了一個黑鋼盔。那傢伙把脚步停了一會兒，搖了搖像水瓢似的腦袋，又沿着河堤往飛機場那裡走去了。兩個偵察兵不放過這機會，就悄悄地跟在後邊。

他們到了河邊桑樹叢，就埋伏在那裡，潔白的月光，透過鐵絲網，清楚地看到了敵人的飛機場。看樣子，敵人

正在進行飛行準備工作，淡黃的砲彈殼散亂在機場上，在那一角還堆積着黑黑的炸彈。

“這批吃人生番，就要用那炸彈殘殺和平居民的……”
許麟咬牙切齒地自語着。

在那黑黑的飛機翅膀下工作的，就是“國防軍”的地勤兵，指揮他們的高個子，是美國鬼子，在那里搖來擺去，大聲叫喊着什麼。

兩個偵察兵散在左右兩邊，圍繞着飛機場，細緻地偵察了敵機數目、類型及其戰鬥準備情況。

過了一些工夫，他們達到了偵察目的，回到了河邊，順着堤腳往黑木橋那邊爬去。

在前邊的許麟剛爬上了橋，却突然往後退了兩步。張班長一看，就在他前面有個揹着卡賓槍的李偽軍，那傢伙也驚慌地後退了幾步。許麟乘機如虎般地猛扑過去，用毛巾堵住了那小子的嘴，奪了他的卡賓槍。剎那間，那傢伙“嘆”一聲倒下了，張班長搬了一塊大石頭，砸碎他的腦殼，把他扔到橋下去了。

這時，在不很遠的地方響起哨聲，接着傳來一陣叫嚷聲和槍聲。

兩個偵察兵過了橋，順着河岸往湖邊飛跑了一陣。但就在這時，敵人的流彈穿過了張班長的右脚脖子。

敵人還在追，張班長跑不了幾步，就倒下了。他想：“許麟決不會把我丟下。但我拖着這腿，跟許麟一齊行

動，會使兩人都跑不掉。”張班長一想到這裡，就嚴肅地命令許麟：

“你往山上跑，我在後邊掩護。你快回去把情況報告給部隊首長，告訴他不要擔心我，去吧！快！”張班長照着許麟的脊背使勁推了一把，不讓他再想什麼。

張班長就伏在堤上，用自動步槍猛烈地掃射敵人。像一群豺狼般地擁上來的敵人，接連三四個把槍一拐就倒下了。

在一陣沉寂中，時間靜靜地過去了。張班長受傷的右腳漸漸地更痛起來。他立刻從棉襖里面撕下來一塊布，緊緊包紮了傷口。而後他用了渾身的力量，跛着腳往山腳跑去。

張班長跑了一會兒，眼前就看到了有幾戶民房在前面土坡上。他跑到了這裡，就覺得頭暈目眩起來，好像整個腦漿子要迸出來似的。他再不能支身了，就爬過土坡上的茅屋邊，再穿過一塊旱地，到了樹林里。

他把前額附在一棵披着霜的落葉樹上，要清醒一下漸漸昏迷的精神。他胸口在翻騰，喉嚨渴得要冒烟。他伸手抓了一把雪，把它塞進了嘴裡，喘着氣。這時，敵人的喊聲，又漸漸靠近了。

他想再不能跑了，就得找個地方躲身。他抬起了頭，向四下里張望了一番，就爬過了一處山陵，再往對面山腳爬去。這時，他喉嚨乾得更厲害了，只想喝一口水。這

時，從他剛過來的土坡上，傳來了農民的叫喊聲和幾陣槍聲。張班長發現山腳有一座獨立房子。他用盡一切力量，朝着那房子爬去。這時，那家屋門忽然開了，過了一會兒，在屋里出來了一個人。張班長不知不覺地端起了自動步槍，把它依托在地壟上，緊緊伏在地里。

“誰？”是一個婦女的聲音。

張班長把槍縮回來，抬起了頭。

“你是游擊隊，還是人民軍？”

張班長已經從她的呼吸聲里，察覺她有些激動和緊張。

“不，我是從中國來的。”張班長認為再不必隱瞞自己身份了。

那位婦女很驚訝，睜大眼睛從頭頂到腳地端詳了一番，就把手插在張班長的腋下，扶他站起來。

“放心吧，我是人民軍戰士的母親，又是游擊隊員的妻子。前幾天，已經聽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快要來到的消息，我一切都明白了。快，快一點……”那位婦女扶着他到了土豆窖口，親切地勸他到那裡邊躲一躲。

“不，我躲在這裡，會叫大嫂受連累。”張班長搖着手表示謝絕。

但在這時，敵人已經追到對面樹林里來了。

危險逼在眼前了，在這一萬分危險的關頭，勇敢地伸出救援之手的一位慈祥的朝鮮婦女……事情已經不容張

班長再遲疑了，他爬進了土豆窖。

那位婦女堵了那土豆窖口，上面撒一層雪偽裝起來，而後不慌不忙地走進屋里。

這時在空虛的窖里，可以聽到敵人的叫嚷聲和亂七八糟的脚步聲。

張班長覺得再不能動了。他喘着氣伏着，神經已經麻木，精神也漸漸昏迷了。但他的嗅覺還沒有喪失，腳上的血腥味兒和鋪草味兒，在刺激着鼻子。一會兒，他昏過去了。

過了一些時間，張班長被一陣騷亂的聲音驚醒。他聽到了踢門聲、小孩子哭叫聲和敵人像野獸般的叫喊聲。這時，他才知道了自己已經不是躺在鋪草上，而是躺在一床厚厚的被子上。

“志願軍同志！請你放心吧，我是個這個地方的游擊隊員。”有個壯年農民在旁邊親切地安慰他。

張班長定了定神，才知道這不是個一般土豆窖，而是一個秘密的交通站。

窖里的兩個人，感激得互相握手、擁抱起來了。

“志願軍同志！你到朝鮮來，路上該多麼辛苦啊！我們正等着你們來呢！”那位農民以無限信賴的語調低聲說。張班長心里覺得很感激，正想說話，就聽到窖外又傳來一陣吵嚷聲。

張班長一手拿着自動步槍，另一手掏出匣槍，用那手

槍悄悄地扒開窖口的谷草，再用自動步槍挖出了一個洞，留神地瞧了瞧外邊。

從那個洞里，射進了黎明前的月光。而在眼前，出現了一場悽慘的情景。一個歪戴鋼盔的美軍軍官，在呼喊着什麼，就跑上門前的土台上，用手槍朝着屋里的天棚打了幾槍，就闖進屋裡。一會，他從屋裡拖出了一位婦女，把她摔倒在土台上。在那傢伙旁邊，有個“國防軍”，指手划腳地給他翻話。

張班長在另一個地方又挖了一個小洞，朝着外邊望去，就看到幾個農民站在院裡的牛棚前，兩手都被捆着；有四、五個美軍，用卡賓槍槍口頂着他們的胸膛。

張班長看到這種情景，激怒得顧不得一切，就要推開窖口草堆站起來。坐在他背後的那位農民，馬上拉住了他，用低而嚴肅的聲音說：“沉着點吧，我看你不外是個志願軍偵察兵。那麼，爲了大事，該少管這些小事。忍着些吧。”

張班長聽了這話，就責備自己忘記一個偵察兵應有的忍耐性，任其一時的衝動，就要採取草率的行動。

他懷着火燄般的仇恨心，望着外邊，在土台上蹣倒的，就是剛才救他的那位婦女。

她慢慢地站起來，用蔑視的眼睛凝視着敵人。

“我們家里沒有一個人來。”她斷然地說。

“真地沒有來？”翻話的那傢伙，充滿惡意的嚷。

“這麼深的夜，不會有人來的。”她沉着地說。

這時，另一個美軍怒氣沖沖地踱過去，蠻橫地揮拳打她的臉，但那位婦女閃電般地躲開了，那傢伙的手拳劃了一個空，她依然挺起胸膛站着。那個美軍軍官看了這情形，就瞪着眼，用腳猛踢了她的下腿。

“哎喲！”

那位婦女栽倒了。那個美軍軍官就滿意地俯視着，並且在嘴角上露出了笑意。

憤怒如火的張班長，不知不覺地伸出了自動步槍。他的槍口對準了僅僅二十公尺左右的美軍軍官骯髒的心臟。他真想索性跟敵人拚了……眼前就是朝鮮人民在遭難怎能坐



視不管呢？

他瞄好了准，吸了一口長氣，鎮靜了因憤恨而有些發抖的手，在他正要向敵人開槍的瞬間，那位婦女再用盡渾身力量站了起來，擋住了敵人。

“誰也沒有來，誰也沒有來……”她蔑視着敵人，堅強地重複了幾句。

張班長原想敵人還會毒打她的。但不知怎麼的，他們只打了幾個耳光。

“狗崽子！”那位婦女充滿仇恨的心，連聲音都有些顫抖。

也許是敵人覺得從她的身上再也得不到什麼東西了，



這回他們就闖進屋里，搬出了衣櫃，在那上面放起了火。另外幾個傢伙就去後院，打碎了所有的醬缸，並在谷草堆上也放了火。而後，這群野獸們就往山腳走去了。

那位婦女竭力扑打了衣櫃上燒着的火。這時，忍住氣忿等待着的那位農民，才躡出了土豆窖，扑滅了後院的火。

張班長也想馬上躡出去，但他已經精疲力竭，再也不能動了。

從山脚下，又傳來了人們的叫喊聲和小孩子的哭聲。

“不用你動手了，快進去！”那位婦女轉回那悲壯的臉，對那位農民說。

不一會兒，那位農民手摸着燻焦的頭髮進了窖，那位婦女再用谷草蓋好窖口，並用雪把它偽裝起來。

×

不大工夫兒，天亮了。在窖里點起了煤油燈。這時，兩個人才能互相仔細地看見了彼此的臉。他們都以無限信賴的心情談起來了。

那位農民，原來是住在下碣隅里的，名叫金錫哲。昨夜在外跟敵人鬪爭的婦女，就是他的妻子徐貞順。他們倆都在勞動黨的教育下，成為優秀的模範農民。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他們在蓮花山山溝里種了點山地，年年過着很窮苦的日子。

“八·一五”解放後，他們就搬到這個在長津地區來說

還算是平原的下碣隅里，在土地改革時分到了四千八百垧熟地。

他們有了兩個兒子。大兒東哲，戰前在咸興師範專科學校學習，戰爭一爆發，他就參加了人民軍。次兒東俊，不久前還在長津人民學校念書，有一天敵機轟炸學校時被炸死了。此後，他們都對敵人懷着烈火般的仇恨心，忘我地進行支援前線的工作。那時，他們遇到了撤退的嚴重情況。但他們夫妻兩個滿懷着堅定的勝利信心和堅強的鬥志，在等待時機。

他們把所有谷物都埋在後山，為了不讓敵人搜到一粒糧食，家里不留一粒多餘糧食，還到山腳村莊把已經撤退的農民留下的穀物和醬缸，都搬到山上藏起來。這時，郡指揮部來了指示，叫他們參加游擊隊。第二天，來到黃草嶺的人民軍金仁哲戰車部隊和李基沃砲兵部隊的指揮官，也交給了他們一定的任務。六億中國人民派來了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消息，也是他們在人民軍那裡聽到的。

他們為支援人民軍的防禦作戰，展開了英勇的鬥爭。他們首先新造了一個牛橇，兩個人趁着黑夜，避着敵機轟炸趕牛橇，向三十朝里路遠的前線運送糧食和砲彈。他們還用牛橇把村莊里老幼送到蓮花山山溝里。

這時，長津郡成為我們在戰略上誘敵深入的地區。美軍不知是計，他們的陸戰一師、三師、七師及其所屬機械化部隊和航空部隊，趾高氣揚地侵入到這裡。